

# 梦想从起点升起（组诗）

——写给大庆油田的诗行 □李杰训

## 梦想，从起点到辉煌

一次次开始于起点  
一次次出发、前进，远离起点  
一次次酝酿、谋划，制定崭新的起点  
油田的梦想，从起点升起  
不断有崭新的起点——  
就会不断有崭新的期望

从来都不会停止于某一个段落  
从来都不会停止于满足、骄傲和成就  
从来都不会停止于懈怠、迷惘和畏缩  
从来都不会停止，因为  
起点一个接着一个在召唤  
因为梦想就在黎明等待  
因为辉煌就在前方等待

春天，会在严寒的孕育中来临  
在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  
五万台抽油机骏马般翘首企盼着  
二十五万双眼睛凝眸关注着  
油田的梦想，从起点升起  
从铿锵有力的脚步升起  
从一双双坚强实干的手中升起

## 梦 想

梦想从起点升起。  
油气当量重上五千万吨——  
这是起点，是道路的开始  
也是目标，是方向，是战略  
是春天的部署，是对丰收的瞭望  
梦想需要从起点到辉煌的过程  
只有辉煌，才是梦想最终的花环

## 基 础

是所有高度的源泉  
是所有延伸的起点  
是所有辉煌的依靠  
世上所有的事物都需要基础  
铺垫、承受和依托

一个大油田启程走向未来的高处  
出发时的起点是坚实不变的依托  
是征帆远航离岸时的港湾

是让羽翼丰厚的翅膀腾飞的山峦  
在万丈高楼大厦的底部  
是当然不动的保障

用一块块厚重砌筑  
用一丝丝精细加固  
用一代代传承保持  
四千万吨是血汗的挥洒和结晶  
是智慧、是科技、是辛劳的累积  
是内心踏实的着落和步履从容的底气

基础，在一个大油田的征程中  
——厚实而且坚定！

## 沉沦与升腾

沉沦。几千万年的沉沦  
积聚着火，积聚着燃烧的渴望  
在时光无法丈量的黑暗中，原始的火  
一丝、一缕、一窝，等待着释放

那是喷发之后的沉沦，巨大能量的喷发  
涌流、冷却、凝固、沉陷。万物皆有轮回  
然后，高度回归为平坦  
火山变成了草地、沼泽，平原上湖泊  
星罗棋布。沉沦中积聚了能量

在北方，在一个叫做徐家围子的村庄四周  
古老的沉沦热闹起来  
勘探的炮声，隆隆地震响大地深处  
几千万年的秘密，梦魇升腾  
火焰喷薄而出，盛开为花朵  
那些穿着工装的石油工人  
用他们身上鲜艳的石油红，映亮  
三千米以下沉沦已久的梦想

沉沦与升腾，岁月的变迁昭示着什么？

原始的火，穿越火山岩的阻隔  
穿越北方丰沃的土壤  
穿越人们几个时代的梦想  
升腾为现实，也必将照亮前行的方向

## 穿透致密

在草原和沼泽之下的深处  
砂质的颗粒挤压着颗粒  
在岩石的内部，只有很细的孔隙  
——那些目光无法触及的尺度  
微细，特细，超细，简直是太细了！  
致密更甚于磨刀的砂条

油水与岩石之间的张力增大  
致密阻碍了流动。油流无法行进  
石油被圈闭在无边的黑暗之中  
解放这些光明、温暖的使者  
是我们无可推卸的责任

穿透致密，用精湛的技术  
用超常的勇气和攻坚克难的精神  
用水平井在岩层中飞针走线，穿透致密  
在二千米之下，不放过半米的厚度  
用大规模高压力的挤压、渗透和支撑，穿透致密  
让细密产生孔洞，让滞留变成流动

穿透致密，让石油摆脱黑暗  
让油田通往辉煌的道路上  
撒满鲜花，旌旗招展

## 塔东的红柳

还是那样坚韧，还是那样顽强  
从来都不怕风沙肆虐  
从来都不怕蛮荒深处的孤独和寂寞

千百年来，你坚守着塔东的沙漠  
一丛丛团结着、围拥着、繁衍着  
根须穿越沙粒与沙粒的间隙  
扎入大地的深处，站稳了脚跟

## 还是那样坚韧，还是那样顽强

披挂着石油红的钻井工人  
脚步铿锵地走进沙漠  
他们的内心比红柳和工装更红  
他们的目光中飘扬着红旗的色彩  
坚定地掠过钻塔的顶端  
瞩望着遥远的天空

还是那样坚韧，还是那样顽强  
风沙吹来，钻塔轰鸣着歌唱  
一丛丛红柳欢呼着鼓掌  
因为红柳，浩瀚的大漠充满了生机  
因为石油红，蛮荒的塔东孕育着希望

有了钻塔的陪伴，红柳不再寂寞  
每一根枝条都滋润着饱满向上的梦

# 克拉苏的分量

□郝贵平

克拉苏荒漠地处天山南麓与塔里木盆地相连的山地地带，低矮的山包起伏连绵，秃裸的沟壑纵横交错。这里，已经发现了克拉苏2大气田，如今，钻机轰鸣，井架耸立，正在进行着扩大勘探的奋战。

我来到克拉苏荒漠，意外听到年轻的钻井队平台经理张志华有一个“妻子信寄红唇印”的故事。

张志华穿一身红色信号服，头盔下的大眼睛活现着热辣辣的生气。他连续两次放弃回淮南老家的轮休假，克拉苏荒漠是他花费心血最多的地方。我几次问起“妻子信寄红唇印”的事，他只说“事情不假”，却没有说个仔细。

我问他：“你放弃两次轮休，加起来在这儿连续工作7个多月了，家里怎么样？说说嘛。”

他还是不肯说，只谈西气东输的事。他说，在这里打井，父亲有一封来信——“西气东输管道从咱家乡经过，家乡人高兴得白天说，晚上论，把你们在新疆打井的人看成了了不起的英雄哩！闹革命那阵，咱淮南人手推独轮车子支前打反动派，你爷爷就是在送粮支前路上，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死的！上辈子人革命、牺牲，图的就是现今的好日子。你在新疆打井，就专心干，家里的事别挂牵！”

张志华说的是另一封家信。这封家信队上的许多人都看过。

张志华率领钻井队进入克拉苏荒漠钻探一口新井的时候，曾经专门探望附近的“健人沟”。“健人沟”是以当年年轻的女地质队长戴健和队员李越人的名字命名的。1958年盛夏的一天，戴健和地质队员李越人、张怡蓉在这里搞地质调查，突遇特大山洪，戴健和李越人被洪水卷走，不幸遇难，张怡蓉抓到一块山岩，得以幸免。40多年后，有人在“健人沟”的山上用石头摆出“缅怀英灵，继承遗志”的巨型字群。我来到这个钻井队，发现张志华的床头挂着一张他在这8个巨型方字前的放大的彩色留影。谈起这段经历和这张彩色留影，张志华拿出一本《塔里木石油志》，上面有戴健和李越人的遗像，遗像是当年的黑白照片，依然清晰地保存着戴健和李越人的青春气息。张志华说：“目睹两位英灵的遗像，心里就有一种深重的沧桑感。比起前辈石油人的牺牲，我觉得没有离开井队轮休是多么微不足道。作为平台经理，我负责钻探这么重要的一口井，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与其牵肠挂肚地休假，不如留下来踏实。”

为了论证他的道理，他给我讲了一段井场除夕夜的故事——

除夕那天傍晚，刚刚下井的张志华，回到野营餐厅和工人一道吃饺子，井上却发生了井涌。钻头已经进入气层，发生井涌，天然气带着岩屑冲出井口，极易碰出火星，燃起大火。张志华喊一声“快走！”就带着刚下班的工人重返井场。20多人手抱、肩扛、身背，突击往泥浆池里添加铁矿石粉，配制压井的重泥浆。张志华抓裂了手指甲，许多人擦破了手背和脖颈。整整一夜，他们把500多吨铁矿石粉加进了泥浆池。大年初一的清早，终于成功压井，制服了井涌……

我与张志华有了更多的心灵交融以后，他终于坦白地告诉我：“身处荒漠半年多，不想家不是实话。我想家，只有一个小小的盼望，就是盼望能看到妻子的一封信。这信，我到底是盼来了，可是没有一句话，信纸上就印着一个红红的嘴唇印……”

我想同张志华深谈的“妻子信寄红唇印”这压了多少天的话题，终于蹬开了口子——

收到妻子信的时候，张志华依在枕边，心情颤颤地拆开来看。噢？信封里除了“亲爱的你”和爱妻的芳名，信的内容却是雪白的纸上一枚鲜艳的花瓣一样的红印儿。仔细一看，原来是一枚唇印！张志华动情了，心想：这分明是妻子别出心裁的情意表达！凝视信上的唇印儿，他不由得偷偷笑了：下唇圆似弯月，上唇微显棱角，唇角微微上翘，真的就是妻子的唇印儿！他便想象，大镜子前涂着口红的女子，那兴奋的神态是多么憨厚可亲，猜想那桃花一般的唇印印在信纸上时候，肯定是一个月挂柳梢的深夜……

张志华拿出这封信，不好意思地递给我看。我端详信纸上那枚鲜红鲜红的唇印儿，心里不禁涌上一股滚烫滚烫的热流……

## 纪念铁人王进喜诞辰九十周年征文



# 大庆辞选（4章）

□李学恒

## 万人广场

在曾经那么熟稔的萨尔图，陌生与茫然像海潮一样击打我的心岸：店铺鳞次，商楼栉比，车辘辘，人萧萧——在哪里，我的万人广场？

我一遍遍地寻找，想看万人广场上木板搭台、苇席围就的主席台，急欲重揽高悬在主席台上方“石油大会战誓师大会”会标所掀起的猎猎东风，想听王进喜狮吼般的誓言：“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我固执地徘徊，想找那块裸露着土地的万人广场，想寻广场上穿着杠杠服、戴着狗皮帽子、挥舞着手臂表达意志与决心的会战工人——那是我心灵深处堪比山河、不可易位的父辈们啊！

在寻找的焦急中，温馨的往事如远帆从忆海奔来：1966年初春，为配合摄制大庆油田会战专题片，身为中学生的我和同学们穿上杠杠服，戴上狗皮帽子，扮做石油工人在万人广场上意气风发地举臂呼喊……

斗转星移，万人广场没了。潮水般在店铺商楼进进出出的人们，衣着光鲜，表情欣然，塞进大车小辆的物品昭示着时代的特色——不知有没有人知道或者想到，这林立的店铺商楼及其衍生的万千其他，湮没了一个祖国不能忘记的万人广场……

## 创业庄

铁人王进喜——大庆钻井职工生活基地创业庄——“五把铁锹闹革命带头人薛桂芳”，几个闪光且又颇具意蕴的名字，组成油田开发环环相扣、永不断裂的金链条。

那是中国人在挨饿的年代。那是大庆油田大干快上的年代。“五两保三餐”——生产前线的职工也食不果腹。“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几代会战石油职工的家属、孩子加起来是怎样一个数字？她们吃什么活着？

不善言语的薛桂芳擅于行动：一顶帐篷，罩住了荒原的春天。五把铁锹，翻开了处女地的黑土。五个姐妹，拓宽了石油的界线。大庆家属，撑起了油田半边天。假如没有她们手上的血泡，会有土地的新生吗？

假如没有她们躬身拉犁，会有粮食的报到吗？假如没有她们青春的奉献，可以想象油田会战的成功吗？

假如没有她们生命的奠基，世人能够看到一个世界级大油田的顶天立地吗？

半个世纪过去了，那顶帐篷里孩子的哭声仍然啼响在耳畔，那片土地上母亲们的呼唤仍然在拔节的庄稼上飘来荡去……

## 缝补厂

缝补厂早就改名了，可是人们不管记没记住新厂名，都还张口闭口地称它为“缝补厂”——称呼什么，往往和心

我对叶子有一种特殊的喜爱，每当秋天来临时，一阵风过，叶子纷纷落下，那情景直抵内心的柔软处。叶子的每一条脉络都是一个故事，记录着它一生的轨迹，就像人一样。由此，我的心底常常响起毛阿敏的那首歌：“我是你的一片绿叶，我的根在你的土地……”

我是一个“油娃儿”，生在这片油土上，长在这片油土上，缘它生存，缘它成长，对它，我有着深深的眷恋。这一切一直延续至我18岁那年，金榜题名后，初离开树的叶子随风飘着，毫无方向地游走着。大城市的繁华、川流不息的车马，照耀我的双眼，渐渐地，我开始嫌弃我的故土。毕业之际，我难以说服自己回到故土，像一个叛逆的孩子似的义无反顾——我这片叶子冲出了大树的牵护。

当叶子的翠绿渐渐淡去，脉络逐渐变得模糊，能拯救我的似乎只有故土。

一身伤痕的我重新投入故土的怀抱，嗅着熟悉的油味儿，看着眼前深埋心底的一切，我的伤痕慢慢痊愈，我的颜色变得绿了，似乎被赋予了新的生命。

归根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想贴近它的生命，了解它的历程。一条一条老街道走过，一栋一栋老建筑越过，一口一口老井新井掠过……每一处都蕴藏着无尽的故事，这些故事或平淡或动人，但都标识着它成长的印记。我经常会来到那些刻着岁月年轮的老地方：铁人第一口井、松基六井、“三点定乾坤”功勋井……嗅着带有油味儿的气息，听人们传颂着属于这里的传奇，心里的波澜如海似潮。

当我面对着这些见证这片土地成长的“老石油”时，看着他们饱经风霜的脸庞写满自豪与满足。他们曾在这片土地上挥洒自己的汗水，他们曾为这片土地奉献自己的青春，他们无一不告诉我：“大庆，就是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踏实！”

由于工作的性质，我总会接触一些青工，他们之中有不少高才生。每当问起他们归根的原因，他们总会不自觉地挺起胸膛：“油娃儿就要长在油土，这里才有我们的根……”

当我面对这些为这片土地悉心耕耘的人们时，他们脸上洋溢着骄傲的笑容说：“我们每天做的事情都是神圣的，是不可忽视与衰漠的。”看着眼前的一切，听着人们讲述的故事，我深感作为其中的一分子，很幸运，也很幸福。

有人说：“小小的油城，谈何伟大？”我总会笑而不语，因为它的经典，只属于懂得的人。它的厚重与宝贵，无需任何语言说明，它的存在便是有力的佐证。归根油土，是我人生的真正开始。若是没有见过更大的繁华，不会懂得它的深邃，油土不需浮夸。

“我是你的一片绿叶，我的根在你的土地”。这歌的旋律，已然成为我在油土地上的履痕延续……

情、感情丝丝相扣。

“牛棚创业，两口大锅闹革命”，这是那个年代逼出来的传奇。

肩挑缝纫机，怀揣针线包，背着棉花和补丁包袱上前线，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温暖。

拆旧翻新，利用旧纽扣、旧裤钩、旧领钩几千万个，这是那个年代永不贬损的价值。

有了缝补厂，就有了杠杠服，就有了“大庆工人无冬天”的感人场面。

有了缝补厂，就有了“老会战”嵌在心底、传给后代的骄傲和自豪。

两个油田青年女工戴着狗皮帽子、穿着杠杠服和大头鞋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眉宇藏英，笑靥溢情，美滋滋的样子可谓天下无双——几十年过去，她们一定穿过各式各样甚至价格不菲的服装，不知有过多少和青春乃至整个生命相连接的花样灿烂的美好感觉？

知情人说，建厂初期的领头人，那个挑着缝补工具上前线的转业军人郇长松前不久去世了。闻说的彼时，我不禁默然，五味杂陈的心里竟跳出张思德的名字——为大庆油田会战以及高产几十年献了青春献终身的我的前辈，你们纯粹，你们高尚，你们泰山般令后人景仰……

## 地宫门

或许是缘于只有打开地宫之门才能获取石油的考虑吧，早年间大庆油田年产千万吨的采油一厂的会议室取名地宫门，除了开会，油田的大型演出一般也在这里——艰苦年代，地宫门油田建筑里凤毛麟角。

第一次走进地宫门是在1966年的初春，大庆一中在这里演出了“大庆中学生组歌”，我配合曾创作歌曲《石油工人硬骨头》的音乐老师赵正林写了串联词并参与朗诵。具体的内容都已忘记了，但沸腾的氛围记忆犹新。

意义深刻的是同年5月初的一天，学校的几个文艺骨干被通知晚上到地宫门观看声名鹊起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坐定后不久，周总理等领导人陪同阿尔巴尼亚的谢胡一行进来，铁人王进喜也在其中，一顶狗皮帽子一身杠杠服的行头，微笑着和领导贵宾们坐在前面不远的座位上。

演出像剧名一样充满向上的力量。演出结束后的掌声表达了全场人员都在《初升的太阳》照耀下兴奋而又激动。

之后不久“文革”开始，我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从此与山林风雪相伴10余年。

在几乎忘却《初升的太阳》的时候，太阳倏然升起，阳光拽着全家人重回油田。

但《初升的太阳》的编剧兼导演孙维世已惨死在“文革”中。

铁人也已成为永远的雕像。

后来我去拜谒过地宫门，它在高楼下是那么陈旧凋敝，已然是风烛残年了。阳光斜照里，站在地宫门仍有人进入的门前，赵正林老师拉得那么好听的手风琴声隐隐而又不可遏制地从心底涌出：“石油工人硬骨头，哪里有困难，就往哪里走……”

# 根归油土

□焦 丽

## 根 归 油 土

□焦 丽